

级队伍”却不放过他。在饶毓泰死亡前后,北京大学有 23 人被“审查”而导致自杀。这是多么惨痛的事件!

2003 年,在北大物理学科成立 90 周年之际,5 位物理大师的铜像在北大落成。这 5 位大师分别是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和王竹溪,他们都为我国物理学科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 华罗庚、陈省身的二位恩师郑桐荪和熊庆来先生

在我国,有一位数学家是家喻户晓的,这就是华罗庚。人们往往把这个名字和“数学家”、“自学成才”和“聪明”等词联系在一起。陈省身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大数学家。而他们的起步、成才,离不开中国数学界的两位前辈——郑桐荪先生和熊庆来先生。



○ 郑桐荪(1887~1963)



○ 熊庆来(1893~1969)



○ 陈省身(1911~2004)

有关熊庆来先生“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国内有大量文章加以报道。

华罗庚于 1910 年 11 月 12 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该县紧邻溧阳,两地现都属常州市。他和家父算是同乡。1924 年,华罗庚从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早年当过小杂货铺伙计。19 岁那年,华罗庚染上伤寒,此后在腿部留下了残疾。在病痛和贫困面前,华罗庚没有失望,而他的中学老师王维克欣赏他的数学才华,鼓励他继续自学。在那个小镇上他利用仅有的三本数学书——代数、几何和一本 50 页的微积分,把它们读得烂透,并尝试着写出论文,投寄到《科学》、《学艺》等刊物发表。1929 年,华罗庚发表

了他的第一篇论文《Sturm 氏定理之研究》（《科学》第 14 卷第 4 期）。1930 年 12 月，他又在《科学》第 15 卷第 2 期上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指出，苏家驹的解法中把一个 12 阶行列式算错了。此文恰好让当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他认为文章写得很好、推导得正确。看到署名——华罗庚，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这件事恰巧被教员唐培经知道了，他是江苏人，跑来告诉熊庆来说，华罗庚是金坛人，只念过初中，后来就失学了。熊庆来听了很有感触，一个只念过初中的事务员，能够写出这样好的数学论文，真是一个人才呀！决定邀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破例录用。因华罗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上讲台。熊庆来先让他当图书助理员，分管整理资料、收发文件。这为他的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到一年半的光景，华罗庚旁听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用英文来写数学论文。三篇论文在国外的刊物发表，引起国内外数学界的重视。凭借他的天赋和雄厚的学力，1933 年，经郑桐荪、杨武之、叶企孙等人仗义执言，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为数学系助教。当时熊庆来已在法国巴黎进行研究工作。不久，华罗庚又被晋升为讲师。一个只有初中文凭乡间来的青年人，居然登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见过几次华先生——一次在他北太平庄家中，一次在北京医院，都是在“文革”期间陪我父亲见的。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及应用方面，而我在大庆油田工作期间也曾推广过他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听过他和他的小分队的报告。但我们没谈这些，他也不知道我做过这事，只是聊天。当时他的工作关系由数学所转到人大常委，心境好得多了。我知道数学所是他的伤心地。其实，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幸运了。然而，像他这样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特别关照和保护的科学家，在“文革”期间仍遭到冲击和批判。

本文不准备多谈华罗庚，想着重介绍郑桐荪先生。他可算是我的世伯，1963 年在他病危期间，我母亲一直照顾他。虽然他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是清华大学算学系的创始人，但那都是在 1949 年之前。现在，他只是个退休人

员,无权无势,而且孤苦伶仃一个人。家母告诉我,当时他住在一个8个人的大病房,很嘈杂,条件不好。幸好华罗庚先生来探望,一看此情景,立刻和院方交涉,调换到一个单间,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但病魔终究夺去了他的生命。

郑桐荪(之蕃)先生是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人,生于1887年,卒于1963年。1907年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美国,1907~191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共修18门数学课程,获学士学位;后又赴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归国后,先后在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等校教授数学和英文;1920年起在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教数学,周培源、华罗庚、赵访熊、庄圻泰、王宪钧、段学复等可以说都是他的学生。他还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陈省身的老丈人。他有三个子女,长女士宁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39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后和陈省身结婚;两个儿子师拙和师清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先后留学美国,分别获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的夫人曹纯如是在1940年去世的。而三个子女在1949年前先后被郑老先生送出国,在当时中美关系的政治形势下,相隔大洋两岸不能来往,子女再也未能和老父相见,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50年代时,我常能见到郑老先生。每到周末、假日,母亲要带我到京城北长街柳府。郑老先生也从海淀成府路坐公共汽车到他大妹佩宜处,他的妹夫就是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他们都是江苏吴江人。我也常受我母亲委托,平时送些饭菜、点心到郑老先生家。他家位于北京大学东门外成府的书铺胡同,是一个四合院,住有几家人。我记得北房住的是他学生、北大数学力学系的闵嗣鹤先生,平时他经常照料郑老先生。西房就是郑老先生家,房间里地上堆满了书,没有多少家具。有一次我去他那儿,谈起数学,他送我两本书,现在只记得有一本是Sherwood(薛尔伍德)和Taylor(泰勒)合著的《微积分》。当时市面上只有前苏联数学家斯米尔诺夫的数学教程,看不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书籍。郑老先生要我读这本原著。这的确是一本好的微积分教科书,但当时我英文水平不够,只能翻阅。我甚至也不晓得陈省身,妈妈告诉我他的女婿是一名大数学家,学问比华罗庚还好。可是我一直对不上号,谁能比得上华罗庚先生呢?后来陈省身先生归国,其夫人姓郑,我

猜十之八九是郑老先生的女儿。但郑老先生和我父母都已不在了，而我在国外又和柳家后人失去联系，直至前年到吴江黎里柳亚子纪念馆看到柳无忌和陈省身两家人在美国的照片才敢确认。但此时陈省身夫妇均已谢世。

郑桐荪是南社社员，文学造诣甚深，擅长诗文，常常有人前去论学。解放后国家治理黄河，他曾作七言百句诗《河清歌》。诗中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澎湃走风雷；源远流溯青海西，东趋渤海望蓬莱。”“科学全能理不枉，专家指导言无爽；定知人巧夺天工，六载功成易反掌。老去何能忘世情，河清有日庆馀生。深惭作赋无班笔，击壤兴歌替颂声。”他对于国画、书法亦有研究。著名学者王元化曾感叹地说“今天像郑桐荪那样文理兼通的科学家愈来愈少了”。

陈省身夫妇的女婿是打开高温超导研究大门的朱经武先生。1987年1月，他成功地发现了新超导材料，将超导温度提高至摄氏零下180度，超过了液态氮的温度，开创了高温超导研究及应用的新纪元。朱教授是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及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屡获殊荣，包括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科学奖、太空总署成就奖、孔士德奖、国际新材料奖及自由基金会国家奖。1990年，他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选为美国最优秀的研究员。2000年，他获白宫邀请参加“20世纪重大发明的新纪元时间锦囊”计划，又被“世纪动力”选为本世纪在气电方面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士之一。他获颁授7个名誉博士学位，又拥有5个荣誉教授的衔头。

如果郑老先生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他的女婿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而女婿的女婿则是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提名、与之擦肩而过的超导方面的先驱者。

## 为“两弹一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人永远怀念的郭永怀先生

2008年5月，一部分曾经在北京中关村北区灰砖楼居住过的第二代人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团聚，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两鬓苍白、年过花甲。我有幸见到了至今仍住在三座灰砖楼的第一代中关村人李佩老师，她就是郭永怀